

北平澡堂里的“暗战”

说到解放前的地下斗争，现下人们往往会想到觥筹交错的交际场景，想到戒备森严的机要重地，想到西装革履、珠翠罗绮的红男绿女。但很少有人会想到，三教九流混杂的北平公共澡堂也能成为暗战的阵地，搓澡、修脚、采耳的浴池工人也能成为隐蔽斗争的生力军。

建立党组织，澡堂变战场

平津战役前夕，北平市一些颇有名气的公共澡堂成了中共地下党开展隐蔽斗争常用的重要平台。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经常以洗澡为名到各浴池接头联络，浴池工人秘密党支部负责为他们提供掩护，或安排他们到盆浴单间，或腾出女宾部并挂出“客满”的牌子。同时，在浴池里，地下党想方设法从三教九流的来客中搜集各类情报信息报告上级。如此一来，人来人往的澡堂变成了暗影闪动的秘战阵地。

澡堂变战场，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中共有关城市工作的政策调整。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接连下达加强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开始大力恢复平津两地地下党组织建设，成立了华北城市工作委员会，后改组为华北城市工作部。华北城工部尤其重视通过下设的平民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平委会）深入穷苦百姓当中发动群众，着力在浴池业、油盐业、织布业、人力车业、建筑业、地毯业、菜园业等各行业秘密发展党组织。

北平浴池业素有规模。至1947年上半年，全市有90多家澡堂，内分搓澡、修脚、理发等各类工种，共有浴工

3000余人。浴池为三教九流会聚之地，各色人等混杂难辨，是接头联络、传递情报、开会碰头的理想掩护场所。浴工在这里与社会各界人士都有广泛接触，这里消息多且渠道广，是获取情报、印证情报的重要场所。还可在此结交各种社会关系，必要时为地下党所用，比如利用一些基层军警人员为地下人员办证件、上户口，甚至通过这些关系以亲友名义探望、搭救狱中人员等。

鉴于利用浴池开展秘密工作的隐蔽性与便利性，浴池业因此成为平委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彼时北平较具人气的“东升平”“宝泉堂”“一品香”“兴华园”等浴池都先后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维护浴工利益，壮大地下党

旧社会的浴池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他们强烈而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地下党组织顺应工人们的诉求，决定筹组浴池业工会，大家团结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

考虑到成立行业工会需要国民党当局批准，地下党员出面组建工会很容易暴露，经上级研究，决定物色有无党派色彩而又能为我党所影响掌控的工人出面申办。于是，“东升平”地下党组织推举修脚工李祥亭出任工会理事长，“浴德”浴池推出工人李春辉任工会理事，由他们出面申请报批。其他一些有地下党员的浴池纷纷响应，一致支持成立浴池工会。

经李祥亭、李春辉疏通关系，浴池工会很快就获准成立。地下党领导工会把改善浴工待遇作为首要斗争目标。按照当时浴池业的规矩，工人不拿

工资，只由柜上管饭，收入全靠从顾客所给小费中“抽头”，而小费经过层层盘剥，到浴工手里的“抽头”极其微薄。

一天晚上，地下党领导“东升平”浴池工人关门罢工，资本家勾结警察局将50多名工人拘押审讯。浴池业党委副书记卢连贵领导工人针锋相对，坚决斗争。警察局长害怕自己辖区出事丢掉乌纱帽，不得不释放工人。在地下党领导下，3名地下党员前往北平法院状告资本家并打赢了官司。法院判决工人胜诉，资本家须按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提成，不在柜上的人不得从小费中“抽头”。

跟资本家的斗争胜利了，工人的待遇改善了，地下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随之树立起来了。加上平时的宣传教育，工人们的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党员力量迅速壮大，浴池业很多地下党员都是这一时期发展入党的。北平地下党最主要的活动据点“东升平”浴池，其108名浴工中已有中共党员18人，“宝泉堂”浴池支部有党员16名，“一品香”浴池支部有党员9名。其余那些没有成立支部的浴池，浴工管理岗位也都安插了党员。至平津战役前夕，北平浴池业地下党已有党员近70名。

小小浴池，大有可为

当时，北平地下党活动的主要据点在“东升平”浴池。“东升平”是一幢三层楼房，其中第三层楼上设有“特等官堂”，即单间盆浴，设施、服务、价格均属北平之最。因此，出没“东升平”的常客，多是国民党当局的达官显贵、军警要员或是资本家、富商等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物。

“特等官堂”的特殊状况为利用这一场所开展秘密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有利的是，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宗华被浴池老板委以调配工人的“重任”。“特等官堂”一共4名工人，王宗华安排了李福海、王吉昌、张振清3名秘密党员，剩下一名也是积极分子。组织上赋予地下党员们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通过为那些特殊顾客服务获取情报，随时报告组织；二是为平委会领导在此接头提供掩护。平委会书

记赵凡后来回忆说：“我和其他领导同志常到‘东升平’接头。我们伪装成有钱人去洗澡，利用那里特殊安全的地方研究工作、交流情况。‘特等官堂’都是单间，活动起来方便。”

凭借周到服务和机智应对，“特等官堂”的地下党员们不仅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反而赢得了他们的完全信任。来此洗澡的军警特宪大多佩带枪支，消遣时随身携带怕走火，存放某处又不放心，于是交给浴工代为保管。一个常来洗澡的警察头目把枪交给李福海保管时说：“到了别处我不放心，在你们这儿安全，这枪交给你保存。”

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与狼共舞，稍有不慎，就会置身于险境。

1947年1月，领导东四“玉清池”浴池地下党支部的蒋兴华，与自己人说话时互称同志，被身边一个爱耍贫嘴的店主听到，该店主事后当众笑称他“老同志长，老同志短”。时隔不久，一个侦缉队的狗腿子开始监视蒋兴华的行动，上级得悉后只得迅速将蒋兴华撤出了北平。1948年6月，平委会书记赵凡被捕，经地下党营救出狱，同年12月因叛徒出卖再度被捕，受尽酷刑折磨。所幸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赵凡于1949年1月22日获释出狱。

自1948年秋，浴池业各党支部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北平解放，地下党员们受命配合解放军行动，为大军引路，保护好重点单位。“东升平”“一品香”“清华池”“兴华园”“清香园”等浴池的地下党员们纷纷于晚上出动散发传单，宣传中共关于保护工商业、优待俘虏等政策。

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当天，浴池业地下党组织以10位老工人（其中8名党员）的名义发出“为迎接解放筹组新工会告浴池业全体工友书”，号召工友们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3000名浴池工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以胜利者的高昂姿态，欢欣鼓舞地走上了街头。

据《党史博览》秦正/文

柳公权犯颜直谏

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笔力遒劲刚健，结构严谨，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有“颜筋柳骨”的美誉。世人皆知柳公权书法出众，殊不知，他在朝为官勇于直谏，从来不怕忤逆皇帝，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臣。

柳公权29岁才考中进士，最初只是一个地方上的小吏。四十几岁时，唐穆宗李恒在寺庙中偶然见到了柳公权的笔迹，赞不绝口，思慕其人，于是就征召他为京官，封为翰林侍书学士。从地方到朝堂，一下子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这样的恩宠，要搁一般人，肯定会加倍地讨好皇帝，死死地保住这种荣耀，但柳公权却将这种一步登天的荣耀看得很淡。当时的穆宗荒淫放纵，不理政事，朝中的大臣们都怕丢了头上的乌纱帽，谁也不敢正儿八经地规劝，柳公权非常不满。有一天，在朝堂上，穆宗询问柳公权用笔之法，柳公权知道机会难得，就

意味深长地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了柳公权的回答，脸色为之一变，明白他是以笔为喻进行劝谏，渐渐对他失去宠信。

穆宗死后，敬宗继位，唐敬宗李湛目光短浅，天性猜疑，无甚作为，却喜欢歌功颂德。有一次，他在便殿召见六位学士，当谈到西汉文帝崇尚节俭时，就举起袖子说：“朕这件衣服已浆洗过三次了！”学士们纷纷称颂他节俭，唯独柳公权一言不发。敬宗问他为何不说话，柳公权说：“主宰天下的君主，应该选用贤良，斥退不肖，赏罚分明，能听得进各种不同意见，陛下穿件洗过的衣服，同治国安邦的大功大德相比，只不过是件区区小事啊！”在场的大臣听了，都吓得瑟瑟发抖，柳公权犯颜直陈，却毫无畏惧。结果可想而知，唐敬宗龙颜大怒，把柳公权贬到地方上去了。

据《滕州日报》侯兴锋/文

勤劳人 吉祥人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户县 王乃良作